

佛教宇宙观的跨文化传译与构建*

——以泰国佛教文学经典《三界论》为个案的考察

熊 燃

摘 要:《三界论》，又称《帕銮三界》，是约成书于14世纪的一部佛教宇宙观著作，被奉为泰国民族文学经典，也是佛教文献从巴利语向东南亚语言转化与传译的重要代表。泰文《三界论》并非由某一部具体的巴利语佛典翻译而成，而是源自印度的宇宙论思想经历漫长的岁月，在东南亚佛教社会被不断整合和重构的结果，也是佛教思想在跨文化传播中不断发生变异、融合与再生的生动体现。

关键词: 佛教宇宙观 《三界论》 泰国 上座部佛教 东南亚

《三界论》，又称《帕銮三界》，一般认为是由素可泰的立泰国王（Phraya Lithai，1354—1376年在位）创作于他登基之前的1345年。作为泰语创作的第一部佛教思想著作，《三界论》不仅在泰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也受到泰国及东南亚佛教史专家的重视。法语^①和英语译本^②先后于1973年和1982年出版。

《三界论》以《摄阿毗达磨义论》等三十多部佛经及注疏典籍为基础，系统讲述了宇宙起源、世界结构及众生轮回方式的佛教宇宙学思

*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泰国文学经典《三界论》译注与研究”（编号：21BWW029）的阶段性研究成果。作者系北京大学东方文学研究中心、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助理教授。

① 1917—1929年，著名法国东方学学家乔治·赛代斯（1886—1969）受丹隆亲王邀请在瓦栖腊炎图书馆（泰国国家图书馆前身）任馆长，推进泰国全境碑铭的整理和翻译工作。其间，他完成了对《三界论》年代和作者信息的重要考证，任期结束后继续对该文本进行了整理和翻译。在他逝世后，查尔斯·阿尚博（Charles Archambault）于1973年将遗稿整理出版。

② 《三界论》的英语译本由美国芝加哥大学著名的上座部佛教专家弗兰克·E·雷诺兹（Frank E. Reynolds，1930—2019）及其夫人玛妮·雷诺兹合作完成，1982年在加州出版。

想。这一思想源自印度，是上座部佛教在东南亚宗教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泰国及东南亚大陆留下了多种形式的物证。作为其文字形态的产物，《三界论》不仅展示了泰国佛教如何向信众阐释这套根本的义理学说，也反映了佛教思想通过语言与文字媒介向当地文化渗透、转化与重构的隐性过程。

一、《三界论》的内容来源及相关文献传统

“三界”一词，来源于印度古老的三位一体宇宙论模型，但在不同的宗教语境下具有不同的意涵指向。在东南亚各国的语言中，广泛存在着源自梵语或巴利语、表示“三界”或“三世”含义的词汇，例如缅甸语中的tiloka，泰语中的trailoka、trailokaya、traiphop^①，柬埔寨语中的traibhob，印尼语中的tridatu，等等。除了直接借自梵巴语的词语外，还有本地化的巴利语造词^②如tebhūmi，或梵巴混合词如traiphum（该词由梵语中表示数字“三”的前缀“tri”变形后，与借自梵语或巴利语的阴性名词bhūmi^③结合而得）。在意义指向上，这些词汇有的指称佛教中的欲、色和无色界，有的则指称“天神世界、人类世界和地下世界”^③。词汇形态的多元，一定程度上暗示了这些概念在宗教和文化源头上的复杂性。

《三界论》贝叶本的经名由tebhūmi和kathā两个巴利语词构成，直译是“关于三界的论说”。最初的原本已失传，在存世的抄本中，年代最早的是1778年由河口寺（即今北榄府的中心寺）僧人摩诃萃依照一

① 本文中的泰文转写主要参照泰国皇家学术院的泰文拉丁字母转写标准。凡属巴利语借词的泰文词汇，则按照A. K. Warder的*Introduction to Pali*附录中的泰文-拉丁字母转写表进行转写。参见Anthony Kennedy Warder, *Introduction to Pali*, 3rd ed. (Oxford: Pali Text Society, 2001), p.475。

② 所谓本地化的巴利语造词，指构成词语的基本单词都为巴利语，但在巴利三藏中并不见此组合法或用词习惯，只出现在东南亚本地僧人的注疏传统中。

③ 在泰语里带有此意向的词语有trailoka、trailokaya、traiphop、triloka、triphop，大多出现在文学作品里。参见《泰国皇家学术院辞典》在线版<https://dictionary.orst.go.th/>。

部来自佛丕府的抄本抄刻完成。1912年，由拉玛五世下令设立并负责搜集整理国境内所有古籍抄本的瓦栖腊炎图书馆，依据河口寺发现的贝叶经抄本（下简称1778年抄本）出版了首部《三界论》的印刷本，但是书名被丹隆亲王改为《帕銮三界》^①，以突出其与素可泰历史的密切关联。这也是《三界论》现代名称的由来。原始的贝叶抄本使用的是泰国中部地区通行的经书文字——高棉文，经文内容由巴利语与泰语交替使用，总共10册，每册24页贝叶。经首附有一段巴利语偈颂和两段泰语序言，介绍了创作者信息、创作时间、目的及内容来源：

此《三界论》作于何时？作于萨迦历^②二十三年，鸡年四月望木曜日。太阳王系兰甘亨王之孙昭帕雅立泰统治希萨查纳莱城的第六年作此《三界论》。因何而作？一者，为解释阿毗达摩法并说与母亲闻听；二者，为弘扬佛法。此《三界论》缘据何经典而作？有源自《四阿含义注》（*Aṭṭhakathācaturāgama*）^③者，有源自《〈入阿毗达摩论〉义注》（*Aṭṭhakathāḍḍikā Abhidhammāvātāra*）者，有源自《摄阿毗达磨义论》，有源自《吉祥妙义》者，有源自《破除疑障》者，有源自《显扬心义》者，有源自《满足希求》者，有源自《隐义显示》者，有源自《律藏义注》（*Aṭṭhakathāḍḍikāvinaya*）者，有源自《法句经》者，有源自《大品》者，有源自《法大义注》（*Dhammamahākathā*）者，有源自《显明妙义》者，有源自《本生论》者，有源自《胜者庄严》者，有源自《心义灯》者，有源自《佛种姓经》者，有源自《心义摄要》者，有源自《弥兰陀王所问经》者，有源自《大缘经》者，有源自《未来种姓》者，

① 泰语名称是Traiphum Phra Ruang, Phra Ruang是对素可泰历代国王的通称。

② 根据泰语sakarāt音译，关于此历法的确切信息尚存在不少疑点，由于其与目前已知所有泰国古代历法都无法对应，猜测可能是一种在素可泰短期使用过的纪年方式。

③ 序言中所列经名，有少数几个从未出现在其他地区的巴利语典籍目录中，在泰国也无存本。凡是未出现在其他巴利语典籍目录中的序言经名，本文皆按原文字面义翻译，同时加括注附上巴利语原词的拉丁字母转写。

有源自《行藏》者，有源自《世间施舍论》者，有源自《大劫》者，有源自《阿如纳瓦底》者，有源自《善见律毗婆沙》者，有源自《清净道论》者，有源自《舍利子辨》者，有源自《世间典要》者。凡此一切诸经，各摘取些许，汇编成篇，立书名为《三界论》。^①

以上序言提到的年代作者信息是目前关于《三界论》成书背景的唯一记录。除此之外，再没有其他文献提到过这部作品。1917年，赛代斯在《法国远东学院学报》上发表《有关素可泰王朝的文献》(Documents sur la dynastie de Sukhodaya)一文，利用对碑铭材料的释读，重建了有关立泰王(碑铭中的称号是“摩诃达摩罗阁提勒”)的重要历史，强调了他在护持佛教及推动佛教传播和实践方面的重要功绩，以及国王个人在佛学知识方面的精深造诣。虽然碑铭中并没有任何文字直接提到立泰王创作了《三界论》，但赛代斯指出了这种可能性和合理性：由于他精通佛典和天文学知识，“因此编写这样一部宇宙论作品并不令人惊讶”。他还同时指出，《三界论》不仅是宗教经典，也是理解当时社会和文化的重要资料。^②尽管一部分审慎的现代学者认为，现存证据尚不足以将《三界论》成书时间追溯到立泰王时期。^③不过，碑铭及其他方面的物证可以说明：一套佛教宇宙观的大致轮廓已经在14世纪的泰境王国中普遍存在，并参与着统治者的政治宗教实践。在成文历史不晚于1350年的一篇宫廷誓水仪式咒辞^④中，不仅出现了一系

① 引文译自1992年泰国教育部出版的《三界论》印刷本，该版本最大程度保留了1778年贝叶本的结构布局。本文中出现的译文，若无特殊说明，皆为作者本人翻译。

② George Cœdès, "Documents sur la dynastie de Sukhodaya", *Bulletin de l'É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 17 (1917), pp.1-47.

③ 参见 Craig J. Reynolds, "Buddhist Cosmography in Thai History,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Nineteenth-Century Culture Chang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35 (February 1976), pp. 203-220; Michael Vickery, "A Note on the Date of the Traibhūmikathā," *Journal of the Siam Society*, 62 (1974), pp. 275-284. "On Traibhūmikathā," *Journal of the Siam Society*, 79 (1991), pp.24-36.

④ 誓水仪式是今天泰国宫廷中依然在举行的重要皇家仪式，来源于吴哥宫廷，其目的是召集文武官员和附属国国君对国王宣誓效忠。公元1350年乌通王建立阿瑜陀耶王朝时沿用下来，并且下令创作了泰语咒辞，用来在仪式中念诵。根据集·普米萨在《〈水咒辞〉与湄南河流域泰人历史新探》一书中的考证，泰文《水咒辞》的写成年代应该早于1350年。

列指称佛教宇宙观概念的词汇，如铁围世界、劫波、四恶趣、忉利天、七个太阳、七条大鱼、净居天、三灾、四大部洲等，而且以高度凝练的方式叙述了整个宇宙毁灭与诞生、人类的出现以及王权诞生的过程。誓水仪式的参与者包括国王、文武官员及附属国国主，其持久的政治实践及相应文本的流传足以说明一套以佛教宇宙观为核心的王权神话体系已经建立。

在相近时期，东南亚巴利语文献传统内也发展起一套被今天的佛教史专家称为“世学”（*loka-sāstra*）的注疏系统。这些著作有韵文体，也有散文体，都是以对更早期文献进行摘取、概括或注解的方式写成的，其中能推知大致年代或作者的有：

1.《世间施舍论》（*Lokapaññatti*）。与真谛（499—569）所译的《佛说立世阿毗昙》内容上有一定对应关系，诺曼（K. R. Norman）推测可能写于12世纪的缅甸，流传于泰国，所参考的底本应该就是梵文的同名论典，相对应的还有一部藏译本（*Jig rten gzhag pa*）。^①

2.《世灯精要》（*Lokadīpakasāra*）。约14世纪左右，由缅甸勃固的一位孟族比丘慧行（*Medhaṅkāra*）创作。慧行曾在锡兰大寺受戒，通晓巴利语三藏，后来从缅甸来到素可泰，成为林栖派（音译阿兰若派，*araññavāsī*）教团僧王，驻于芒果林寺。据称，立泰国王就是这位慧行比丘的弟子。^②

3.《铁围山灯义》（*Cakkavāḍadīpanī*）。作者为泰北清迈僧人妙吉祥（*Sirimaṅgala*），创作于1520年。妙吉祥生活在泰北佛教史上的黄金时代（1442—1526）。在著名佛教护法国王三界王（1441—1487年在位）的推动下，清迈兴起佛法学习和巴利语创作的高峰，1477年举行了泰国历史上第一次三藏结集，出现了多位精通巴利语的僧侣和巴利语著

① 蒲成中：《汉语巴利语〈四大天王经〉对比研究》，《宗教学研究》2016年第1期，第99页。

② Phra Sangkharat Methangkara, *Lokadīpakasāra* (Bangkok: National Library-Fine Arts Department, 2006), p.4.

作。^①除了《铁围山灯义》之外，妙吉祥还著有《吉祥灯义》《须大拏经灯义》等。^②

此外，根据彼特·斯基林（Peter Skilling）和汕迪·帕底坎（Santi Pakdeekham）的整理，还有以下几部作者未知的宇宙学著作曾在泰国地区流传：《五趣灯义》（*Pañcagatidīpanī*）、《复注-五趣》（*Ṭikā-pañcagati*）、《六趣灯义》（*Chagatidīpanī*）、《器世间灯义》（*Okāsalokadīpanī*）、《日月行方灯义》（*Candasuriyagatidīpanī*）、《世间典要》（*Lokuppatti*）、《世相光明宝结》（*Lokasaṅṭhānajatatanagaṅṭhī*）、《大劫波世相》（*Mahākappalokasaṅṭhān*）、《阿如纳瓦底经》复注（*Aruṇavatīsūtra+ṭikā*）。^③

巴利语注疏（*aṭṭhakathā*）和复注（*ṭikā*）文献几乎构成东南亚上座部佛教僧人学习佛法的主要参考典籍。“世学”注疏文献在泰国及周边地区的流传，不仅说明宇宙学知识是当地僧人圣教学习的重要内容之一，还反映出这些文献在泰国佛教教育体系中的重要地位。上引《三界论》的序言说明，其内容也是源自于上座部佛教的巴利语注疏传统的，所列经名皆为律藏、经藏和论藏中的注疏经典，以及巴利语藏外义注及复注，呈现出佛教教义由藏内向藏外不断衍生并向流传地区语言渗透转化的过程。《三界论》既源出于上座部巴利语的注疏传统，也是这一传统向圣典以外语言衍生的重要产物。它将巴利语宇宙学知识以泰语和本土化的方式重新诠释，既保留了一部分重要的巴利语语句或段落，又添加了大段的泰语解释、说明或描写，在文体上既延续了注疏文献的传统，又不可避免地带有跨语际实践的文本特征，是一种介于注释体与翻译体之间的“中间态”文本。

① 参见饶睿颖《泰北佛教史》，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年，第105页。

② Phra Sirimangalacharya, *Cakkavāḍḍīpanī* (Bangkok: National Library-Fine Arts Department, 2005), p.5.

③ Peter Skilling, “Cosmology at the Crossroads: The Harvard Traibhumi Manuscript”, in *The Renaissance Princess Lectures: In Honour of Her Royal Highness Princess Maha Chakri Sirindhorn on Her Fifth Cycle Anniversary* (Bangkok: Siam Society under Royal Patronage, 2018), p.203.

二、《三界论》的宇宙观主题及其编排方式

《三界论》主体内容由引论和十一品（章）构成。依次如表1：

表1 《三界论》各章内容简表

引论	简述三界三十一层境地的构成及各界有情的结生方式。
第一品：地狱道分	地狱有情的结生方式、所依缘的色法与心所；详述八大地狱及十六小地狱的位置结构及每层地狱有情生前所造恶业及受罚方式。
第二品：畜生道分	畜生道有情的结生方式、外形及物种分类，详述各物种（鱼、狮、牛、象、金翅鸟、那迦龙）在神话中的种类名称。
第三品：饿鬼道分	饿鬼的结生方式，详述各种饿鬼的外形和受苦方式。
第四品：阿修罗道分	阿修罗的结生方式，介绍阿修罗城的位置及各阿修罗王的姓名，讲述了罗睺罗与佛陀的因缘故事。
第五品：人道分	讲述人的结生方式，入胎与出生过程；人的分类和四大部洲的位置、形状及各自居民的外貌、果报及寿命；详述大转轮王的降世及七宝，阿育王与善无续的护法故事，树提伽（Jotika）富翁与频毗娑罗及阿闍世王的故事。最后以人的出生与死亡过程结束。
第六品：六欲天分	依次介绍四天王天、忉利天、夜摩天、兜率天、化乐天和他化自在天的善果境地、天人果报及寿元。
第七品：色界分	依次介绍十六层禅天的名称，及各层禅天中梵摩的果位境地和寿元。
第八品：无色界分	依次介绍四层无色界天的名称及进入该层天的禅修果位，详细描述佛陀六色宝光的构成及其在佛陀显示神变时照射到三界各个角落的时刻。
第九品：不离色分	总结三界有情不断轮回的无常相，介绍山川、日月星辰、阎浮提洲大雪山林等无情物质的位置和形态，以及构成它们的八不离色，最后总结所有有情与无情都在不断地生灭和流转。
第十品：大劫波分	讲述世界的毁灭与重生，不断在成住坏空空间循环，再次强调世间无常。
第十一品：说涅槃分	讲述一种涅槃、两种涅槃和三种涅槃，及能够达至涅槃的修行方式。

《三界论》以简明而生动的方式，自下而上地展现了佛教宇宙观中的万物图景。在占据主要篇幅的前八品中，从地狱界开始依次描述到了非想非非想处天为止的三界三十一层世界，勾勒出一个铁围世界的完整轮廓。这样的展现顺序并不是随意的，而是贯通着苦集灭道的根本圣谛。在接下来的三品，作者进一步展现了世界的存在本身是周而复始、生灭往复的，并最终指出只有涅槃才能出离三界轮回，获得解脱——这也是上座部佛教的最高理想。由此，整部作品构成了一个逻辑严密且精心安排的说理结构。此外，将业行导致的果报境地以由低至高的顺序讲述，使恶行恶果境地与善行善果境地形成对照，唤起受众去恶向善和离苦得乐的愿望，体现了作品的伦理训导目的。

在教义思想层面的阐释上，作品仅仅用摘录式的巴利语概念辅以简单的泰语解释来完成，通常都是置于每一品的开始和结束段落。这些摘录语句大部分都可以在上座部阿毗达摩典籍中找到对应段落。在每品的开头，这些阿毗达摩概念被用作解释有情的出生方式和过程，但仅仅停留于对概念的直接引用并辅以浅显易懂的泰语解释，并没有继续深及义理或哲学层面的思想。大部分的段落则是围绕每一层有情的位置处所、生存环境（每层世界的状貌）、生存状态或条件（遭受苦刑或是享受安乐）及死亡方式展开叙述，只是各有侧重点。并且，每一品所占的篇幅也各不相同。在整个三界中，占据篇幅最长的是人道品，约占五分之二，占据“欲界”篇幅的三分之二，其次是地狱道品。以地狱品为例，其开篇部分如下：

投生于地狱道的有情经由化生而来，是由顷刻间所存有的二十八种色而来。这二十八色有哪些？有地、水、火、风、眼、耳、鼻、舌、身、意、色、声、香、味、触、女根、男根、心、命根、食、限界、身表、语表、轻快性、适业性、色积集、色相续、色老性。地色，即指骨与皮；水色，即指身体中流动的液体；火色，即指体内燃烧着的、并且变为血液的热火；风色，即指使

得肉身活动的全部气团；眼色，即指用来视物的眼睛；耳色，即指用来听闻的耳朵；鼻色，指用来嗅各种气味的鼻子；舌色，指用来识别酸、涩等诸种味的舌头；身色，即指能感知被触碰后的疼痛之色；色色，即指眼睛之所见；声色，即指耳朵之所听；香色，即指各种气味和芳香；味色，即味道；触色，即所触碰之色；女色，即为女人；男色，即为男人；心色，是内部各种色的源头之色；命根色，即居于各种色中的生命；食色，即食物的滋养；限界色，即连接边际的色；身表色，即由身体所知之色；语表色，即由口唇所知之色；色轻快性，即色的快速特性；色柔软性，即色的柔软特性；色适业性，即色与业的相适；色积聚，即色的不断生现；色相续，即色的不断接续更替，一如昼夜之不断更替；色老性，即色的成熟与衰老；色无常性，即色的即将灭尽。这二十八种色，都为地狱有情所有。^①

接下来的四个段落也是以巴利语概念加泰语解释的方式叙述地狱有情的十二种不善心、造恶的三种缘由（贪嗔痴）、十种造恶的情况，以及与造恶相应的二十七种心所。之后，则进入主体部分的描述，解释地狱所在的位置、八大地狱的名称、位置和形态，其间引入了关于阎罗王城及阎罗王审判的描述。与八大地狱相比，十六个小地狱的描写更加细致，而且将每层小地狱有情生前犯下的恶行都一一予以介绍（见表2）。在十六小地狱之后，又特别描写了世隙地狱（lokantara narok）和无间地狱。这些描写与《世记经》《大楼炭经》《小缘经》等汉译佛经中的地狱道情节呈现出不少差异，添加了很多细节上的描写（例如关于铁木棉树或剑树的段落），一方面说明了《三界论》内容来源的多元，另一方面也反映了编撰者根据特定的社会语境和宗教实践目的而进行过整合与再创作。

^① Phya Lithai, *Traibhūmikathā or Traibhūmi Phra Ruang* (Bangkok: Kurusapha, 1992), p.11.

表2 十六小狱有情的生前罪行

灰河地狱	生前是富豪，却抢劫他人财产。
巨犬地狱	生前咒骂修行者、父母和师长。
燃烧地狱	生前咒骂行为端正的持戒修行者。
火坑地狱	生前拿别人的钱财行善，把功德积到自己身上。
铁锅地狱	虐待过动物、持戒僧和师长。
铁浆地狱	生前用绳子把动物勒死。
稻壳地狱	生前把稻壳、糠、稻草混在稻米里卖。
长矛地狱	生前偷盗并栽赃他人，将他人财物占为己有。
肉片地狱	生前把鱼杀了拿到市场卖。
粪便地狱	生前不按国王谕令向老百姓收税。
血脓地狱	生前伤害父母、僧人、恩人、持戒者。
铁钩地狱	生前买他人的商品却不付钱。
杀戮地狱	生前强奸他人妻子的男人，及对丈夫不忠的女人。
倒吊地狱	生前与他人妻子有染的男人，及与丈夫以外男人有染的女人。
铁木棉地狱	生前与他人妻子通奸的男子，及与丈夫以外男人通奸的女人。
邪见地狱	生前存有两种邪见：否认因、否认果。

资料来源：Phya Lithai, *Traibhūmikathā or Traibhūmi Phra Ruang*, pp.22-23.

《三界论》在内容编排上的另一个特征是，将源自佛传、本生经或神话故事里的内容插入对相应有情境地的描述中。例如在描述地狱世界时，插入了对阎摩（yama）的描写；在介绍十六小狱时提到了摩多利驾车带尼弥王游地狱的本生经故事；在描写畜生界时，插入了一系列神话动物和那迦女龙王的故事；在讲到阿修罗界时，则提到佛陀从罗睺罗手里救下日神和月神的故事；在讲到欲界最高天时，提到阻碍佛陀觉悟成道的摩罗王（作为欲望与邪恶化身的天神），等等。值得注意的是，在人道品中插入的三篇故事占据了整品篇幅的三分之二，其中又以“大转轮王”征服四大部洲的篇幅最长。三个故事各有侧重，第一个故事着力渲染“大转轮王”作为佛教护持者的巨大威德和理想

君主形象；第二个故事是关于佛教历史上的重要护法王阿育王的（在《三界论》中被称为“小转轮王”），却是一段在其他经典中鲜有述及的王后善无续及其劝说阿育王勤修佛法的故事。第三个故事讲述了佛陀弟子树提伽长老（Jotika）皈依佛门前与阿闍世王之间的一段故事，表现了阿闍世王的无道和佛法对虔诚者的加持。三个故事都以“王道”与佛法的关系展开，是东南亚上座部佛教的社会政治实践在文本中的曲折反映。这些已广为当地信众熟知的佛教人物与传说，不仅缓释了作品的说理色彩，也为抽象的空间存在置入具体的指代事物，从而将概念中的三界空间，与业已存续于当地社会认知体系内的万物图景统合起来。

因此，《三界论》并不是在纯粹的教义学说体系内对佛教宇宙学思想的哲学辨析或演绎，而是在一套基本的佛教宇宙结构框架下将当地各种关于世界的知识、神话、传说以及历史统摄为一个整体的万物百科。

三、佛教宇宙观的传译及其在《三界论》中的“在地化”呈现

《三界论》不仅承载了上座部佛教的核心教义，还融入了本地文化的历史记忆和宗教实践。这种“在地化”的过程，不仅包括对巴利语经典核心思想的翻译与重构，还通过语言、文体和叙事方式将泰国文化特有的价值观与社会结构嵌入其中，为佛教宇宙观赋予了独特的地方性特征。通过对《三界论》的通篇细读，笔者发现以下几个值得注意和进一步考察的地方。

（一）巴利语与梵语宇宙观词汇在文本内的共存

印度教和佛教的宇宙观大约于公元前后传入东南亚，在与当地语言和文化漫长的交织融合过程中，形成了一套当地特有的指称宇宙观概念的词汇系统。《三界论》的成书年代虽然已经是上座部佛教占

据统治地位的时期，但是书中用来指称各级有情境地的词汇并不完全是巴利语词。例如，整个地狱品中都用梵语 *naraka*，而不是巴利语 *niraya* 来指称“地狱”；指称地狱“狱卒”的词汇也不是巴利语中常见的 *nirayapāla*，而是 *yamapāla*；因陀罗所在的三十三天用的是梵语词 *trayastrīṃśa*，而不是巴利语词 *tāvatiṃsa*。巴利语词汇和梵语词汇在同一个文本中共存一直是泰国古代文学一以贯之的特征。这些源自梵语的宇宙观词汇在《三界论》中并没有用巴利语来替换，说明其目标受众早已从更早的其他传统中（印度教或大乘佛教）接受了这部分概念并极可能十分熟悉。这种语言选择一方面反映了一个多层次的文化语境，另一方面也暗示着该文本试图将源自不同传统的宇宙观予以整合，以构筑起一个上座部佛教理论体系摄下的宇宙观文本。

（二）“尼萨耶”释经体在《三界论》中的呈现

《三界论》的叙述语言中保留了一种广泛存在于上座部佛教学习和教学实践中的释经文体——“尼萨耶”（*nissaya*）。尼萨耶在巴利语中的原意是依、依止、所依、解说。根据麦克丹尼尔（Justin Thomas McDaniel）的研究，这种文体的核心特征是通过翻译和解释使巴利圣典语言与本地语言结合，其产生和发展反映了东南亚佛教文化对经典巴利文献的重释过程，使宗教教义更容易为非巴利语背景的信众所理解。^①

《三界论》中的“尼萨耶”主要出现在引用并解释巴利语概念的段落，如以下引文：

ຜູ້ສັດທັງຫລາຍອັນໄດ້ກະທຳບາບ(ດ້ວຍກາຍ) ດ້ວຍປາກດ້ວຍໃຈ ດັ່ງຄຳວາມນີ້ແລ້ວ
ຍອມໄດ້ໄປເກີດໃນຈັຕຣາບາຍມີອາທິຕິອນຣກໃຫຍ່ ໘ ອັນ
ສຸນສິໂວ ກຳພສຸຕໂຕ ຈ ສຸນສາໂຕ ໂຣຣໂວ ຕກາ
ມູຮາໂຣຣາຕາໂປ ຈ ມູຮາຕາໂປຣິຣິນໂຣຍ

译文：以身、口、意造以上诸恶之有情，必将堕入四恶趣中的八处大地狱：

^① Justin Thomas McDaniel, *Gathering Leaves and Lifting Words: Histories of Buddhist Monastic Education in Laos and Thailand*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08), pp.131-146.

等活、黑绳、众合、叫唤，
大叫、炎热、大热及无间。

引文中粗体文字为巴利语。在巴利语后，原文紧接着附上一段泰文进行解释，中文译文如下：

一曰等活地狱、一曰黑绳地狱、一曰众合地狱、一曰叫唤地狱、一曰大叫唤地狱、一曰炎热地狱、一曰大炎热地狱、一曰大无间地狱。

这种一段巴利语附以一段泰文解释的释经文体，不仅在贝叶本的《三界论》中反复使用，在缅甸和泰国的古代宇宙论插图本（泰国称为《三界图绘》）的经文中也广为使用^①，反映了佛教文本向东南亚当地文化传播与适应的动态过程和独特方式。

（三）宇宙层级与封建王权体系的互为表里

《三界论》不仅是佛教宇宙观的经典文本，也深刻体现了宗教与封建王权体系的密切联系，是在东南亚上座部佛教文化圈的宗教政治语境中孕育而出的。通过对宇宙层级的描绘，以及按照业报功德的多寡将众生“安置”在不同的层级中，它为世俗的等级社会提供合法性依据，以“护法之王”的名义为统治者的权力和政治行为赋予合理性，并通过王权神话将其置于宇宙秩序的中心，同时对企图颠覆现有秩序的非法行为予以警告。

这种政治色彩通过对特殊情节的插入、对特定有情境地的强调和渲染等文本手段在《三界论》中得以直接或间接地呈现。首先，对业报和功德的介绍贯穿在每一层有情境地的描写中，用来解释该地有情所获生存境况和寿命长短的原因。其次，对地狱中的酷刑场景予以了

^① 熊燃：《东南亚上座部佛教国家的古代文学插图本》，《文学与图像》第八卷，上海：中西书局，2024年，第5—6页。

详细的描述，并且与特定的恶行一一对应，体现了对世俗恶行的警告目的。最后，在人道品中不仅插入了大段与转轮王相关的故事情节，而且用业报功德说为各色人等所拥有的财富、容貌、权力、健康等世俗“财富”提供解释，为既存的社会等级和社会财富分配提供道德和宗教上的合理性。

（四）来源待考的本地化情节

佛教宇宙观广泛地分布在各地区流传的经义系统中，在汉译佛经里也有以之为主题的文献。但是通过初步比较后发现，《三界论》所呈现的铁围世界全貌包含了一些在其他地区典籍中鲜有出现的内容。例如，在地狱品中详细描述了一个位于三个铁围世界之轮夹缝中的地狱，名为“世隙地狱”。

世隙地狱位于世界之墙以外，因此无有亮光可以照及。但当以下五种情况发生时，世隙地狱将出现光照。一者，菩萨投胎转世时；二者，菩萨降生时；三者，菩萨成正觉时；四者，佛陀（初次）讲法时；五者，佛陀涅槃时。当世隙地狱之有情看见彼此之前，皆以为独自身处此地，不知此恐怖地狱竟布满如此众多的有情。但此处有情能相互看见的时间极短，不过弹指间，雷鸣间，以至于刚开口发出“什么？”的感叹声，光亮就消失无影，重又陷入黑暗之中。光亮在此地停留时间最长的时刻，是佛陀初转法轮时。严重伤害父母、出家人、师长、持戒修行者，煽动僧团分裂者，死后将堕世隙地狱。

此外，地狱品中对铁木棉树（汉译称“剑树”）的描绘，人道品中对北俱芦洲神鸟的描写、六欲天品中对因陀罗林苑的描绘，也与汉译佛典中的描写有所不同，显现出鲜明的本地特色及文献源头的多样，有待通过更多的文本对照来溯源。

结 论

本文通过对《三界论》的文本考察，探讨佛教宇宙观如何在东南亚文化语境中通过语言、文本与文化的多重转化与再生实现跨语际传播与跨文化构建。

《三界论》是巴利语“世学”注疏传统向东南亚本地语言传播和重构的产物。它虽然只是众多部在泰国流传和生成的佛教宇宙观文献中的一部，却是佛教义理学说在不同语言中翻译和传播的具体表现和结果，集中体现了佛教宇宙观学说在泰国的文献来源、传播方式和具体内容，是佛教宇宙观跨文化传译的生动例证，展现了印度的宇宙论思想在东南亚多元文化土壤中的再创造过程。

《三界论》不仅是佛教教义的传递工具，也是泰国社会宗教与文化的历史镜像，其内容编排和内部逻辑体现了上座部佛教在向东南亚当地社会传播的过程中同封建王权建立起的密切联系，体现了佛教宇宙观主题在特定的宗教社会语境下的调适和整合。在至少400年的时间里，以《三界论》为文本代表的佛教宇宙论思想一直被暹罗统治阶级用作巩固王权的工具，在当地文化中留下了多种形式的物证。

雷诺兹根据约阿希姆·瓦赫（Joachim Wach）关于世界性宗教发展方式的论述，将上座部佛教的教理学说体系划分为三股传统：1. 围绕释迦牟尼的出生和传教事业而发展出的以佛传、本生、佛足迹和舍利崇拜、菩萨信仰等为表现方式和载体的文化传统，主要信徒为社会大众；2. 关于宇宙的结构及居住其间众生的相关学说和信仰传统，在宫廷中占据显要位置；3. 阐释关于世界的本源、轮回实相及究竟涅槃之道的理论传统，在僧侣知识分子中最具吸引力。三股传统之间环环相扣，相互依存，不过它们各自发展出了其特有的诉求，并在其支持

者中发挥了重要影响。^①

按照雷诺兹的上述归纳,《三界论》虽然代表了以国王为代表的宫廷文化最为重视的宇宙论传统,但是其生成语境和文本特征恰好体现出三股传统在东南亚当地社会相互影响、融合相续的发展特征。

^① Frank E. Reynolds & Mani B. Reynolds, *Three Worlds According to King Ruang: A Thai Buddhist Cosmolog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2), pp.11-18.